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崔甯

崔甯衛州人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實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甯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否○徙漢州吐蕃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甯將而西既薄賊城迺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甯神兵也○德宗時為尚書右僕射朱泚亂帝出居奉天甯後數日至帝喜甚甯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為虜犯所惑至此爾杞聞之即詐作甯遺泚書獻之遂奏甯無效順心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因俯伏獻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迺召甯至朝堂縊殺之籍其家中外寃之

元載

元載字公輔鳳翔人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字學者載策入高第至德初為度支郎中占奏教給肅宗異之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全輔國用事輔國白用載翌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龍迺悉天下錢穀奏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監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與音迺復結中人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迺乘間奏誅朝恩朝恩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譁并載虞有司駁正迺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郭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徵示權出於己○大曆八年吐蕃寇邠甯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其知河西隴右要領迺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迺在推沙堡而原州界其

間草薦水甘舊壘存馬請徙京西軍成原州田神功沮短其議逼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
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戴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己若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
要司及方面皆播遣忠良進貪穢凡任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舍廣當時為
冠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誓然不悛戴智略反客有賦都盧章檣為詛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
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
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帝御延英殿遣吳湊收載繫政事堂詔劉晏等訊狀迺下詔賜自盡妻子並賜死
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初載感時人皆疾廉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鄭謨死
反以麻總髮持符笏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笏貯屍
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圍者諸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
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
故謨指而刺云

立註與中言盤詰固寵○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枯權樹黨毀法為通憲恩為怨讎非賄謝
不與官劉塞公路網紀大壞崔祐甫傳

王綰

王綰字真卿太原人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
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還有旨俄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領河東節度太原將
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綰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綰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
專朝天子拱手綰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抑侮雖載亦疾其凌斯也京兆尹黎幹數論載惡之

縉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晚節尤謹初代宗嘗祠祀而未重淳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縉是禁中祀佛或成獄八寇必合衆沙門請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反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皆藉林省勢傾王公縉居賴寵更相凌奪而帝終不悟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脩大厯政刑日以墮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招納財賄若市曹然及敗同載論死上憫其老乃貶梧州刺史建中二年死

黎幹

黎幹咸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撰諫議大夫自負其辯沽毒議論○初唐家郊於天地以高祖神堯配寶應元年肅宗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景皇帝受封于唐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甚宜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代宗不韙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平著于禮○大曆八年代宗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備月不應又禱孔子廟爭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感牒節用既而霖雨○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事徇財色則會鑾近狹左道希主恩帝甚惡之德宗即位賜死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美鬚眉峻風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父表廬基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鹿之祥詔表其闕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闕六闕古所未有召為中書舍人與常家同法如制詔家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制詔者稱常楊○元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得表親重無比會載長生殿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比部掌內外諸司公廩及倉庫財物出入為司計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宗師蒙將來貶

無節瑋不能禁乃悉祖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反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性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登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制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稅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法度抗斂抗五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或邊者謫其租庸六歲免編至宗事夷狄戎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實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散至德後肅宗天下起兵戶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私為贖盜者動萬萬計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減新舊仍積不知其源百姓怨嗟而重稅自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難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廢瘠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夫兵其故乃請為兩稅法以定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率人無丁中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丁八十為老授田之制丁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紅墾居人之稅秋夏兩人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雖隱患有餘賦也雖隱有餘額而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為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

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少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初炎興頌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炎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城薄護元陵功又請開豐州陝陽渠役作驢然渠卒不就炎素德元戴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詔書下涇軍憲曰吾軍為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從此棲莽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裨將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別將劉海賓新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生敗乃出晏忠州誣殺之朝野側目帝聞銜之開元時蕭嵩當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王于反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賜死○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枝害根中不能自止耽睡必饒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蓬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憂是乎

互註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序

寄參

竇參字時中誕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贖千萬金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往按直其優職疑結○入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為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忌憚率情制事矣○進兼戶部儀以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調察調火四方畏之參每除吏多訪中參也中因招賂漏禁密語故中所至人目為喜鵲後與吳通玄譖陸贄帝得其姦逐申道州司馬貶參柳州別駕竟賜死

吳通玄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始通玄舉神童又擢文辭清麗科德宗立弟兄踵召為翰林學士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末嘗慊與陸贄等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且更險雖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贄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怒曰結謀奪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重舉乃命為真通玄拜諫議大夫通玄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怒望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怒誣構大怒賜死贄遂相矣

論曰鄉遂之兵井田之賦亡於戰國之際而秦為亂古之尤者方秦時去先王未遠僅得聖賢焉若稽而振之庶幾有存之者乎先王之澤一往不反縉紳之士黔首之民徒能誦說數矣而不得再見也自西魏後周以及於隋其措意造端偶合於先王擬鄉遂而作府衛隱兵之制倣井田而定租庸授地之法至武德貞觀而大備還千百年難舉之典於一朝雖二帝三王復起不得而加已中間閭君不善維持使至侵壞後之主議者宜恤其成功之艱大幸其尚近其綱條未至掃地竭心思焉則尤可及救也夫善政盡弊不揣其本而以權時之術政之固難便利然古道日以省必此最圖治者公惠也方府衛法壞張說僭於循復因變而為強騎強騎成而兵益弱兵弱而祿山起方租庸法壞楊炎僭於循復因變而為兩稅兩稅成而賦益寬賦寬而朱泚叛是則二公見小利之過也嗚呼鄉遂不可得見得見府衛其可矣井田不可得見得見租庸斯可矣二公速目前近效而不原高祖太宗深遠之法甚大備者乎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前開尹上音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

司一祖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賴國以利合險則著諸心豁聖之欲發乎無狀矣牽連載勢興醜裔東國維網反為載復讎釋言於君平興妻子併誅暴先骨軀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鄭舒以俊死而鄭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列言屋脊也周制謀人罪通而神頭之制

李栖筠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安交持族子華每稱有王佐之才士多慕嚮舉進士擢高第調冠氏主簿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賣汙者輕重以情故峴愛怒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進傳亡糾仇反多偽買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累擢給事中○時楊綰以進士不鄉

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廌以館所言為是○進工部

侍郎闕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權利五對反也奪農用栖筠請皆徹毀得租二百萬民

賴其入甦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斷江流灌田遂

大稔宿賊張廈累年更討不免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

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人為刻石頌德○會許崇特功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

起兵即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吳軍賞勞使士欲愛奪其

謀果懼悉渡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又增學廬表宿儒諸冲安何員起拜學官為之師身

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數百人○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毅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

載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踴躍胎更教

反直 現犯 楊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

人方無反

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楊筠物色其勞也邑勳

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直優也浩等皆載所厚楊筠并勅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

楊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微陛下邪繇是愆等皆生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

輶雜侍

五因反

楊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

多所補助楊筠見帝獨違不斷亦內憂憤卒○楊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

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封贊皇縣

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陰補為太常博士明練典故李泌嘗參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
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憲宗立遷中書舍
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紀朝貢以折姦謀○李錡請領鹽鐵錡反又求宣歙吉甫
曰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迺以李錡為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
未下嚴礮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關以攻渝合吉甫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魏繼梁伐劉李
連蕭紀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矣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
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每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礮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
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礮東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
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誠許盟則南詔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
復請獻瀘寧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諫曰邊境荒岵音音大牙相吞陛下將安用此帝通謝贊善不納
○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羅誦道歲終巡向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

易受品由是情懇簡信 元和二年權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吉甫連塞外遺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

方幾進乞至是為帝在安言便屬郎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

文時選自以爲吉甫如舊其員人則叙進官無留才 又度李鎮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辭而多

持金以權貴至為錢游說者吉甫曰銷庸才而所害乃亡命羣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

州刺史收服其江南民之者起其家為先鋒可以紀你後患雖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

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銷眾聞徐果兵聽果斬將降以功封贊皇縣侯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

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吉甫本善實羣華士謬呂溫薦羣為御史中

丞尋即奏士謬侍御史品知雜事吉甫恨不先自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

與代羣等官狀而吉甫因乞免 國為裴相自代 出為江南節度使居三歲奉召還租數百萬當人

因本二絕 且為相遷華下不能居亦乃集隄閘 以防不足 設有餘名曰中書監 江

淮漸東西元是有司不為請吉甫向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令還賜食吉甫雖居外海潮延得失輒以

聞 吉甫連州府吏以請官自吉甫罷之政人對此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自廣

乃奏曰方今羣吏本精派品能幹幹無辜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

資兵者八十餘萬其太為尚取處為諸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

之人七以內外官知奉養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雜者甚眾故財日窘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

無數元元無得不難焉苟安得不煩乎初置郎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郎少不必政事郎多不必

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郡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轉讓州縣有可併併

之設時人往有可併併之則吏集易本官少易台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子職田林米太抵不過千石大

十七史 卷二十二 唐書

十七史 卷二十二 唐書

十七史 卷二十二 唐書

十七史 卷二十二 唐書

唐時權臣月奉至九十緒者州刺史無小大皆予緒宰相常哀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開創稍增之使相通
濟然有石在職唐奉存額去開劇之間厚薄具亦請一切商定乃治段平仲李絳等參開闢城凡省冗
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文唐五封以寬貧民○由李安在甚吉甫請任薛平為
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固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元濟謂上曰自往召元濟苟立志不悔得指授羣帥得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即奉
疾奔諡曰忠懿○姪吉甫富國經綸政事掌職威治弘厲賢士大夫愛善無遺餘○後以起義烈興武
元衡連兵承制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置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積愆怨罷李藩宰相而裴
拍在堂言曰裴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貴促同台為翰林學士獨用倪而罷正辭人莫不疑彈帝亦知其
事乃逐李正辭有隙數年殿上帝多直絳無畏懷奉法不怯害文唐五封顧大體子德裕自有傳

李衡

李衡字建侯北海太守崑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憲宗立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
擊方是李師道誅抗沮之反北也○鄒以兵二萬分壁鄆境鄆王皆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
程忌馳驅江淮說諸道輸管助軍鄒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虛索以獻先是吐突承
璀為監軍貴寵甚鄒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鄒不喜由宦
倖進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固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鄒強直無私當官以峭法操下
所至稱治猛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捕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
少之○孫璣字景望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貴強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骸若樞均鄒二子其剛者歟樞均抗

權邪不及相廊得相不願拜非剛柔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謀是矣而毅正有愧於父云

馮河清

馮河清京兆人建中時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關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况聞問召諸將計事東轡突相勵以忠意象軒殺學義其為無散異言即發儲銀完杖百餘束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倉卒無糧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安定郡王

李叔明

李叔明字晉閬州人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拜東川節度使東川承兵盜鄉邑泥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振有方華裔遂安改太子太傅致仕卒○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室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為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上觀道士十四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乃下尚書省雜議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民必欲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裴垍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文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鑑云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為鄉黨慕李抱真以幣招之授兵馬使○德宗時邕王為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領留後號令撫循軍中大治遷昭義節度使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政治苟簡虔休悉增俸廩遣就部人以安安卒謚曰敬○虔休性格敏節用度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為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李元素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孤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通與其下岐近郊亞疑而訊之張弘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按之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還寃狀帝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歲餘齊抗得真寃由是天下重之○元和初德宗為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為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免官卒

令狐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彰欲以節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款肅宗大悅入朝拜滑毫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費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糴所過無秋毫犯供億讓不受時雖其能○然猜

沮收忌忤者輒死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教子建悉上軍府兵杖財用薄最柔劉晏李勉等大事請以自代
代宗得表皆悼贈太師○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惠約數代惟彰忠義奮發
而長子建生事幼子建無事當死今通卒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終左衛大將軍

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阿勞以勇闢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以兵屬李寶臣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
詳遂為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邱
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素善孝忠及病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
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使判官秦雄往說歸國孝忠笑之遣將連和德宗擢孝忠成德軍節度使令
與滔并力孝忠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恆州孝忠乃引軍西北望義豐滔疑之孝忠曰本欲破賊賊
已破矣而恆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開殺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城故吾堅壁於此
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
定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確說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樸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易定介二鎮間
通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等率師援孝忠滔解去至金具軍○興元
初德宗詔同中書門下平章李貞元二年德宗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糗淡日膳歲旦詣而已
貞元二年德宗詔同中書門下平章李貞元二年德宗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糗淡日膳歲旦詣而已

張茂昭

茂昭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帝拜邕王為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為留後久之入朝為帝從容言河
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順宗立進同平章事復

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威甯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臣下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幼之臣陛下何以加之憲宗元和間請朝五奏乃總就還鎮王平亦版授北直招討使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有班師加太子太傅請舉宗還朝奉兩州符節營衛國籍歸之至京師卒諡獻武

田弘正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李安特為衛內兵馬使討沂國公李安修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李安死子懷讓襲即度使召還舊職懷讓委政於家奴將士則措置不平怨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至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眾譁於庭弘正出眾拜之脅還府弘正賴於地度不免即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於是圖魏博相衛貝瀆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僭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政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裴度宣慰度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蓋謹復請度偏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布衣崔懽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與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當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偽風然後退居即國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觊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李師道拒命詔弘正進討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戰陽穀再遇再北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禮部宴有白弘正

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傷當恤士弔乏尉士大夫心奈何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何惜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據傳是反商陽離雲云此言弘便是滿物期前足弘獲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司徒同平章事是歲宋朝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世○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策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興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仍請留魏兵為紀綱以持眾心度支崔俊臣登其票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皆遇害○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庸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於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慮遇吾等信敢於其家者共殺之子布

田布

布字義權幼機悟王師誅蔡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蔡平弘正從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諭民皆安之長慶初從還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召拜魏博節度使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壘室其曰壘室各反曰壘屋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以牙將史應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而應誠蓄異志會有詔分布軍救深州兵怒不肯東皆歸應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眾諱曰公能行河朔故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眾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眾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赦元冀無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又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

絕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

王承元承宗弟也有沈謀承宗死諸校命承元嗣泣拜不受諸將皆請乃視事牙閭之偏密表請帥於朝穆宗詔授承元義成軍節度使俄從鳳翔鳳翔右裏溫原義成軍領地北曰義成地平少巖巖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河城河省東城在臨河清陽縣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五年從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充鄣諸將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贈司徒

牛元翼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承宗倚其計為強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濬叛自深州刺史權為深翼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濬怒遣銳兵攻元翼不勝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及赦廷濬罪以深州賜廷濬已受詔兵不解淹月元翼率十餘將朝京師廷濬入盡殺元翼親將數平等百八十人元翼憤恚怨也卒

史孝章

史孝章孝章本名唐字得仁父憲誠以戰力奮孝章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問大將子弟籍於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見父數奸命內非之奏問諒曰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禍不旋踵且至父處武不盡聽文宗賢之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蓋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

論曰唐復失河朔者正以易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耳何以言之王承元以趙州歸劉總以燕歸此天與唐以河北也弘正下去魏則親必不亂雖使王廷濬叛趙朱克融叛燕自可倚弘正談笑問討平之